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二十六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三

經解第二十六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皇氏侃曰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教不同故云經解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記者錄入於禮

案古無六經名春秋未經筆削則魯一國之史與晉乘楚檮杌等耳不得謂之經晉韓起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是易春秋可統名禮也周禮大司樂為宗伯之屬是樂亦禮也漢儒因孔子所贊脩刪定者始名之曰六經而又託為孔子常有此言亦近誣矣首一節家語則與閒居天有四時節相屬此與天子者與天地參相屬又後儒各以其意掇拾補綴更不足深辨也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

易良之易以豉反屬音燭比毗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罪辨之事失謂不能節其教者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春秋

習戰爭之事近亂　孔氏頴達曰入國而其教可知者言人君以六經之道各隨其民教之民從上教各從六經之性觀民風俗則知其教也温謂顔色温潤柔謂情性和柔詩依違諷諫不指切事情書錄帝王言誥舉其大綱事非繁密是疏通上知帝王之世是知遠樂以和通為體無所不用是廣博使人從化是易良易之於人正則獲吉邪則獲凶不為淫濫是絜靜窮理盡性言入秋毫是精微禮以恭遜節儉齊莊

敬慎為本若人能恭敬節儉是禮之教也比近也春秋比次褒貶之事是比事也凡人君行此六經之教以化於下在下染習其教還有六經之性故云詩教書教之等人君用之教下不能可否相濟節制合宜所以致失也　方氏慤曰詩言其志書言其事樂言其情易言其道禮言其體春秋言其法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義正與此合蔽於温柔敦厚而不知

通之以權所以為愚蔽於疏通知遠而不知疑而闕之所以為誣蔽於廣博易良而不知禮以節之所以為奢蔽於絜静精微而不知有以顯之則失之賊蔽於恭儉莊敬而不知有以神之則失之煩蔽於屬辭比事而不知有以謹之階其僭上之患則失之亂也

陸氏佃曰詩之事近易之事深故詩之失愚易之失賊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六經無失也學者之失而已書之失誣如孟子所謂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

血之流忤也詩敦厚近愚樂廣博近奢禮恭敬近煩春秋撥亂多權宜故其失亂　葉氏夢得曰教者上所以勉下經者所以助成其教也詩之規刺嘉美要使人歸於善而已仁之事也故其教則温柔敦厚書之紀述治亂要使人考古驗今而已智之事也故其教則疏通知遠樂能和同天人之際其教也動盪血脈流通精神故廣博易良易能順性命之理其教也吉凶與民同患而退藏於密故絜靜精微禮節民心

其教也使人飾貌以正其行故恭儉莊敬春秋言約而意隱其教也使人美不過實貶不損美故屬辭比事葢詩書以政教之本而為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妙而為序禮與春秋以治人脩身之事而為序也六者之失葢不深求其理故也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餘論孔氏穎達曰詩為樂章詩樂是一而教别者若以聲音干戚教人是樂教也若以美刺諷諭教人是

詩教也此為政以教民故有六經若教國子弟於庠序之內則唯用四術故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聖明之君為民之父母者則能恩惠下及於民則詩有好惡之情禮有政治之體樂有諧和性情者能與民至極民同上情故孔子閒居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是也其書易春秋非是恩情相感與民至極者故孔子閒居無書易及春秋也　應氏鏞曰樂正

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設教固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

存疑鄭氏康成曰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　孔氏穎達曰易理微密相責褊切不能含容人不與己同浪被傷害是失於賊也案此猶孟子云惡其鑿是有害於理不是害人　又曰聚合會同之辭是屬辭

案辭是載事之文所謂其文則史也不止是會同之辭

案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樂以養德性易以道陰陽禮以謹節文春秋以辨是非皆足以為教學者過而失中皆不能無弊習於淳厚而不察人之情偽則失之愚博於傳聞而不能知人論世則失之誣好樂而雜以鄭衛則淫心蕩志而入於奢窮幽極渺而惑於術數則違叛正道而入於賊迂拘曲謹而不知禮之用和為貴則煩抑揚予奪而是非頗謬於聖人則

亂後世經學如書傳謂文王稱王九年周公踐天子位七年皆是誣李尋京房之説易穿鑿破碎亦是賊説春秋者謂孔子許祭仲之廢君大衛輒之拒父直是亂

其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　孔氏頴達曰此言以詩化民雖用敦厚能以義節之欲使民雖敦厚不至於愚則是在上深達於詩之義理能以詩教民也故曰深於詩餘放此　陳氏祥道曰大樂必易廣博易良而不奢深於樂教者也大禮必簡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教者也然奢者樂之失煩者禮之失極其深救其失則禮樂之教常興而不廢然則入其國其教有不知之邪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道言也環佩佩環佩玉也所以為行節也玉藻曰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

環取其無窮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韓詩内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　孔氏頴達曰天地生養萬物天子之功與天地相參此鸞和所在謂朝祀所乘之車田車鸞在鑣故詩秦風云輶車鸞鑣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乘車鸞在衡也詩曹風鳲鳩之篇言善人君子用心

均平威儀不有差忒故能正此四方之國詩之所云正聖人有禮之謂也　陳氏祥道曰與天地參言其體敵也德配天地言其道同也兼利萬物言其化溥也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言其政術也方氏慤曰三而成之謂之參兩而合之謂之配配言德而參不言位者曰天子固知其為位矣與天地參故能德配天地兼利萬物日月並明故能明照四海不遺微小言其理則曰微言其形則曰小　吳氏

澄曰聖者生知之智無所不通者也在朝廷臨涖羣臣議論政事口之所道無非四德則無龎雜之言序謂言之有次第也天子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蓋以大德敦化者言天子之一靜一動其庸言庸行無不合道以至用人處事無一不當蓋以小德川流者言自其在朝廷以下皆言盛德之威儀不差忒故能正四方諸侯之國而為天子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則不成一節盛明天子霸

王唯有禮為霸王之器言禮之重也

案聖通明也通明知也乾之四德以仁禮義知為序孟子四德以仁義禮知為序與此不同

發號出令而民説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正義鄭氏康成曰器謂所操以作事者義信和仁皆存乎禮　孔氏穎達曰明君在上民不須營求所欲

之物自然得之是在上覆養也尚書傳稱民擊壤而歌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是不求其所欲也天不言而四時行是信天地之害謂水旱疾疫之屬及凡惡事害人者是也欲作事物必先利其器霸王必須義信和仁也　方氏慤曰除去天地之害若禦大菑捍大患曰除又曰去者人除之而後其害去也

馬氏晞孟曰號令之出適當人心而可否有以相濟和之至也親親者仁之始上下相親者仁之終上

有恩以恤下下有力以衛上歡然相愛故謂之仁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者有以興其利也利興而其害不可以不去則又革之以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　吳氏澄曰仁和信義皆謂施於有政如器之可操持苟徒有治民之意而無此器則是雖有不忍人之心而無不忍人之政也不成謂不完成也然四者之器又須有禮故雖有政必有禮以齊之故下文遂推說禮之功用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圜音圓縣音元

正義鄭氏康成曰衡稱也縣謂錘也陳設謂彈畫也誠猶審也或作成　孔氏穎達曰此贊明禮事之重治國之急若稱衡詳審縣錘則輕重必正繩墨審能陳設則曲直必當規所以正圜矩所以正方若詳審

置設則方圜必得故皆云不可欺君子能詳審於禮則姦詐自露不可誣罔也　方氏慤曰姦者不正詐者不誠禮所以止邪去偽故不可誣以姦詐　馬氏晞孟曰衡也繩墨也規矩也所以喻乎禮輕重也曲直也方圜也所以喻人情爲國必以禮則民有格心而事無失當猶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圜皆無失其當也君子審禮則有節於内而觀萬物之變則賢不肖之别其能廋乎哉

案正者不過使萬事各得其理而已姦詐乃竊禮之似而亂之審者察禮之精而直探其至正之本原也源頭從知言窮理來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長竹丈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隆禮謂盛行禮也方猶道也春秋

傳曰教之以義方（孔疏隱公三年傳文）　孔氏穎達曰敬讓之道為下文而起　劉氏彝曰隆禮者尊重之以為民表也由禮者踐迪之以為民範也方者法也可以法者曰士無以法者曰民則敬與讓者所以使民表而範之之道與　方氏慤曰隆禮所以立本由禮所以趨時立本趨時雖若不同要之不離於道而已道無方體之於禮則有方士志於道故於有方曰士民無常心故於無方曰民　吳氏澄曰禮者敬讓之道也

人皆由禮則凡奉宗廟者皆敬先入朝者皆敬貴處室家者皆讓父兄處鄉里者皆讓長老敬讓之道達於宗廟朝廷室家鄉里故上不危而民不亂皆由有禮而然故曰莫善於禮

存異孔氏穎達曰從篇首至此皆是孔子之辭記者乃引孔子孝經之辭以結之

案首節雖未必果孔子語然記者猶必有所受之天子者以下皆記者語故一引詩一引孝經以結之敬

讓之道句上當有禮者二字闕文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別彼列反坊音房本又作防壞音怪

正義鄭氏康成曰春見曰朝小聘曰問其篇今亡昏

姻謂嫁娶也壻曰昏妻曰姻孔疏爾雅釋親云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昏據男女父母鄭注據男女之身壻昏時而迎婦則因而隨之也自亦由也　孔氏穎達曰此經明禮之所用各有所主又明舊禮不可不用之意自此以下記者廣明安上治民之義非復孔子之言禮於亂生之處則豫禁之若深宮固門閽寺守之諸侯夫人父母沒不得歸寧之類是也坊謂堤坊於水從來之處則豫防障之坊壞則水必來敗乎産業也禮本坊亂若謂舊禮無用而壞去之必有亂

患　馬氏睎孟曰春曰朝秋曰覲天子與諸侯爊於無分諸侯朝覲以述職然後君臣之義明大曰聘小曰問諸侯相屬以禮上有以字於下下有以承於上則不相侵陵而相尊敬也臣子之於君親無所不盡其恩尤見於喪祭之禮為其死者人之所惡而為喪禮以終之足以見其不倍遠者人之所畧而為祭禮以鬼饗之足以見其不忘故曰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所以尚齒故席則有上下豆則有多寡皆所以

明長幼之序也昏姻所以重禮故執贄而後見敬慎重正而後相親皆所以明别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行下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苦謂不至不答之屬孔疏不至謂夫親迎而婦不至若詩陳風云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是也不答謂夫不答於婦若邶風日月莊姜傷已不見答於先君

是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禮之不可廢也鄉飲酒禮明上下長幼共相敬讓今若廢而不行則尊卑無序故爭鬭之獄繁矣喪祭之禮所以敦勖臣子恩情使死者不見背違生者常相存念若廢不行故臣子恩薄而死者見背生者被遺忘者衆矣倍畔謂據倍天子侵陵謂侵陵鄰國上經尊重者在前卑輕者在後故先朝覲後昏姻又殊别君臣故先朝後聘此經據人倫切急者在前故先昏姻後聘覲而聘覲合言者以

聘覲禮廢則君臣位失倍畔侵陵其惡相通也　葉氏夢得曰朝覲聘問在上者之事而民不與焉故言禁亂則始於朝覲者以安上者為序也昏姻雖在上者制之而民得與焉故言廢禮則始於昏姻者以治民者為序也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遠于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隆謂尊盛之也始謂其微時也

孔氏穎達曰引易繫辭文案今易無此文孔謂易繫辭是唐初猶見其文也程迥則謂易緯通卦驗文

言事之初始差錯若豪氂之至小後廣大錯謬以至千里之大證禮當防於初也　方氏慤曰以其微故能止邪於未形以其止邪於未形故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　吳氏澄曰禮之導人為善每在善幾方動之初其禁人為惡亦在惡幾未見之時非若其他法令刑罪之屬待其顯見而後勸率

懲遏之也倘不於其始慎之至於見顯而後教之止之則其差雖若豪氂而其謬乃千里矣

案易稱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禮別嫌明微每從至微處早辨而豫防之使淫心佚志莫敢竊萌自然日遷善遠罪而不知易曰童牛之牿元吉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此之謂也

哀公問第二十七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此於別錄屬通論所問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

案大戴分問禮大昏二篇家語亦二篇小戴以俱哀公所問故合之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

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長竹丈反别彼列反數色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足以知禮孔子謙不荅也以此之為尊敬言君子以此故尊禮　孔氏穎達曰以禮之所用廣大故曰大禮哀公曰否止其謙讓也　方氏慤曰民之所由生禮為大自事天地而下皆有生者所用之禮記曰節故祀天祭地故於事天地之神

則以節言之君臣有貴賤之位上下有尊卑之位長幼有先後之位故以位言之男女父子兄弟皆門內之治故以親言之昏姻則二姓之所合疏數則朋友之所會故以交言之　吳氏澄曰分之嚴者外自君臣始非君臣則有上下非上下則有長幼其位雖異而異之中有同焉所當辨也情之厚者內自男女始因男女而有父子因父子而有兄弟其親雖同而同之中有異焉所當别也昏姻自家內之兄弟而推以

及異姓之兄弟也間見曰䟽亟見曰數自遠外之長幼而推以及游從之長幼也其交亦有别焉於神之大祭則舉二以包其餘於人之大倫則衍五而至於八謂君子以此禮之敬事大神辨别大倫故尊敬之如此所以答哀公禮何其尊之問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正義王氏肅曰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節謂分之所限而不可過處　孔氏穎達曰人君既知所生

由禮故尊而學之既能則以教百姓　方氏慤曰以其所能教百姓者所謂以身教者也不廢其會故能觀其會通而於禮有所行不廢其節故能為之節文而於禮有所守　葉氏夢得曰禮者中庸而已中庸則不以所不能者病人其教人皆其所能也　輔氏廣曰會節言禮之大分

存疑孔氏穎達曰會猶期也期節謂天地君臣男女之期節　陳氏澔曰期節如葬祭有葬祭之時冠昏

有冠昏之時　馬氏晞孟曰庶人遽於事而不可以致詳則不廢而已　吴氏澄曰禮不下庶人不求其備

案君子尊禮則君子之身皆禮矣然後推之以教百姓而此禮者民所由生亦民之所能也其閒有自天子至庶人心之所同然者謂之會有自天子至庶人分之所各得者謂之節君子皆因其自然而不廢此制禮之原也鄭孔以會節為期節不如王氏之該而

馬氏吳氏以不廢爲不求詳備恐亦非聖人盡人性之意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雕本亦作彫鏤力豆反黼音甫黻音弗又以嗣家語作以別尊卑上下之等

存疑鄭氏康成曰上事行於民有成功乃後續以治文飾以爲尊卑之差　孔氏頴達曰上三事有成功然後聖人治理其雕畫刻鏤文章黼黻以嗣續其事使每事有尊卑上下文采之異　吳氏澄曰君子以

禮教民民從其教於禮之事既無毀缺然後制儀等之飾以示民而繼續所教猶孟子言既竭目力而繼之以規矩既竭耳力而繼之以六律也

案君子内度之已外度之人得其願之同又得其分之異舉而措之使各得其分願則事成矣然心思既竭而制度品節未詳則猶不足以垂於久遠故又為器用服物之等使繼續於無窮此禮之成也鄭孔尊畀上下即據家語以釋此而吴氏取孟子繼字訓嗣

字尤極分明

存疑陳氏澔曰有成事謂諏日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腊音昔幾音祈又大戴即作則節作處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語也筭數也即就也幾附纏之

也君子既尊禮民以為順乃後語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其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同利者上下俱足也

孔氏穎達曰畢其宮室者制使有度不峻宇雕牆也車不雕幾使有圻鄂也常用之器不用采飾食不副貳有膳非唯教民如此而君亦不奢飾與民同其利潤古昔君子行禮如此上事刺哀公今不然　方氏慤曰喪奠檀弓曰擗踊哀之至也有算為之節文也鼎俎祭器也豕腊祭物也宗廟祭所也物不止於

豕腊器不止於鼎俎亦各舉其一端以互明之爾歲時以敬祭祀即孝經所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是也以序宗族即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自即安其居至食不貳味皆言其以儉為德也儉者不奪人故能與民同其利　葉氏夢得曰君子嚴於事鬼神而儉於奉已禹之克勤克儉而致美乎黻冕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蓋此意也

存疑輔氏廣曰即安其居猶良之言止其所也安於

其所止然後以人君之尊國家之富而自奉養者有節如下所云也　鄭氏康成曰醜類也　孔氏頴達曰設其豕腊謂喪中之奠脩其宗廟謂除服之後為之宗廟以鬼享之以序宗族謂祭末留同姓燕飲即安其居即就也隨其山川溪谷之異而安之不使山者居川渚者居中原節醜其衣服節正也正民衣服使各得其類衣服異宜器械異制是也　陸氏佃曰宗族即安句言如上所謂而後宗族即安也其居節

句言君子所以自安養之節　吳氏澄曰言喪祭乃及安其居者先之以哀死而終以樂生洪範八政三曰祀四曰司空司空居民之官也

案其順之七句言以禮道民即安其居節七句言躬行節儉以率民君子制禮非以强民故民順之鼎爼豕腊統吉凶諸祭言豕腊舉下也以民所得用者也大戴禮作則安其居處則此當以即安其居節為句孔陸斷句皆非喪筭有三年至三月之殊鼎爼有

六牲至無牲之異宗廟有七廟至祭寢之差宗族有百世不遷五世則遷之别而後節事辨位别親交者無不繼續於無窮然因雕鏤文章黼黻而欲窮工極麗則反縱欲而失會節之本然故君子於巳之居處服食器用無不從儉以留不盡之利於民此又行禮之善也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

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為禮也好呼報反敖五報反午五故反當丁浪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衆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　孔氏穎達曰實謂財貨充實言今之君子性行貪婪好貨不知厭足使人財力於是盡竭專意自縱不順衆心是逆忤族類也守道者被害是伐有道也求其所得必須稱巳所欲不用其道

葉氏夢得曰莫非好也從於無厭亦謂之好莫非德也淫色不倦亦謂之德故好有邪正德有吉凶　方氏慤曰好實無厭言貪而不知足淫德不倦言過而不能改荒於事故其心怠敖於物故其心慢固民是盡謂其或盡民之力而不計其勞或盡民之財而不計其費也衆者人之所順而反午之有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而已不顧於義也當所欲而已不循於理也若是則動皆失其所矣故曰不以其所

也用民即君子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位故以用民言之　陳氏澔曰固如固獲之固言取之力也盡竭其所有也

通論黄氏乾行曰哀公用田賦是好實無厭固民是盡也多嬖寵是淫德不倦荒怠傲慢也伐邾伐齊是午其衆以伐人止求當欲不以其道宜鼷鼠食郊牛角桓僖宫災而莫為禮也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

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愀七小反又音秋又子了反又家語德作惠

正義鄭氏康成曰愀然變動貌作變也德猶福也辭讓也　方氏慤曰中庸曰人道敏政故人道政為大

陳氏澔曰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

總論孔氏頴達曰自此至國家順矣明哀公問政之事自此至終篇皆侍坐而言也

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

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
正義鄭氏康成曰君為正言君當務於正　周氏諝曰君之所為則好也既好矣雖罰之民不從也君所不為則惡也既惡矣雖賞之民不從也故曰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
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別彼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庶物猶衆事也　吴氏澄曰三綱人倫之大者庶物庶事之小者大綱先正則小者莫不正矣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以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

政之本與迎敬反舍音捨與音餘下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似猶言不肖大昏國君娶禮也

至言至大也興敬為親言相敬則親　孔氏穎達曰

公謙言已愚蔽無能似類賢人也人有禮則生所以

治愛人非禮不可禮以敬為主故治禮則先敬敬有

大小若敬之至極之中天子諸侯之大昏又為大也

君子冕而親迎興起敬心為欲相親若舍敬心是遺

棄相親之道也不敬於婦則室家之道不正矣親愛

則仁也尊敬則義也仁義政教之本也　方氏慤曰

迎必冕所以致其敬迎必親所以致其親故曰親之

也者親之也冕而親迎可謂敬矣故曰興敬為親舍

敬是遺親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親疏弗敬則無

以相别而其情褻愛敬之道其始雖本之閨門之内

夫婦之間及乎廣而充之其愛至於不敢惡於人其

敬至於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故

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存疑孔氏穎達曰冕服自迎欲親此婦人所以親此婦人欲使婦人亦親已也

辨正輔氏廣曰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興敬所以為親也彼以褻為親者未要其終也唯敬以為親則愛得其正故能愛興敬則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總也

案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時公年十四大昏未成其後立公子荆之母為夫人而以荆為太子國人

惡之又患三桓之侈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因遜於邾遂如越然則哀公之所以失國者非庶物也三綱不正而已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君臣是庶物以三者為綱而三綱又以夫婦為本夫婦全在正始上閨門王化之始也古今至理要不外是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正義輔氏廣曰願有言然疑似之意不敢以為是也

鄭氏康成曰已猶大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孔疏冕則祭服也天子則衮冕諸侯以下各用助祭之服故士昏禮主人爵弁服是也先聖周公也孔疏以答哀公所問故䄠先聖為周公

存疑孔氏穎達曰昏禮親迎二傳不同春秋公羊説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説天子至尊無敵故無親迎之禮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卿迎上公臨之

許氏謹案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

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鄭駁之云太姒之家在渭之涘文王親迎于渭即天子親迎明文也引禮記冕而親迎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如鄭此言從公羊義也又時說文王親迎于渭時猶為西伯左氏義為長鄭駁未定　方氏慤曰夏后氏迎於庭殷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戸　周氏諝曰三年之喪人道之終故自天子達於庶人特其葬有遲速之别耳親迎者人道之始亦必自天子達於

庶人特其地有逺近之别耳詩言文王親迎在渭之
涘以王禮追美之而言其近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
以侯禮而言其逺也及後世或侯于堂而詩人言之
或其臣為之逆而春秋書之皆失也
存異孔氏頴達曰魯得郊天故云天地社稷之主
馬氏晞孟曰葢因魯言之
辨正朱子曰天地葢通天子而言　胡氏安國曰娶
妻必親迎禮之正也天子不親迎使卿迎公監之禮

也案桓公八年逆王后于紀傳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綸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而失其節矣故書案桓三年公子翬如齊迎女傳

案親迎之說惟胡氏最酌其中天子不親迎於其國不可與諸侯為賓也二王之後則迎之於境其餘則

迎之於館迎之於境迎之於館則亦親迎矣推此而言則天子之迎后其禮可想矣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内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焉於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皇氏侃曰上固言已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焉得聞此言哉請少進欲其爲言以曉已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出政教也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内職外内和順國家理治是也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君臣之行有可恥者禮足以救之足以興復之　方

氏慤曰請少進猶言請益也　馬氏晞孟曰物恥恥之小國恥恥之大昔弛而今起謂之振昔廢而今舉謂之興　胡氏銓曰易於咸恒明昏姻夫婦之義於咸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於恒曰天地之道是配天地之神明於咸男下女上於恒男上女下是立上下之敬物人物也人恥卿大夫辱也國恥君辱也存疑朱子曰孔子遂言曰至禮其政之本與當在上其政之本與下　陳氏澔曰直言或云當作朝廷字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妃芳菲反愾許乞反又許氣反大音泰

正義鄭氏康成曰愾猶至也大王居豳為狄所伐乃

曰土地所以養人也君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孔疏此取莊子及呂氏春秋文乃去之岐是言百姓之身猶吾身也百姓之妻子猶吾妻子也不忍以土地之故而害之去之岐而王迹興焉　王氏肅曰大王愛姜女國無鰥民是愛已之身及已之妻子推而愛民之身及民之妻子也　孔氏頴達曰上經孔子答哀公以問政之事此遂廣言三代明王為政之道敬其妻子及其身乃可施政教於天下有道者謂三代敬其妻子必有道

理妻所以共粢盛祭祀與親為主故云親之主也前汎言故云妻此論人君治國政故云妃也人君行此三事從近而能廣至於天下矣惟大王能然故云大王之道也　劉氏彝曰大雅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大王所以敬大姜而興其國恥者也又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此文王所以敬大姒而敬先聖也君子所以敬其身非謂我自尊也身雖在我其

氣與性則受之於親傳之於祖非已得以輕而辱之也故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也猶傷其根本者枝榦必從之而亡敢不敬慎而培之以禮乎三者非獨君然百姓亦然也故其身也妻也子也莫不肖象於我也

案愾字從心從氣有志氣充足無閒意我敬其身使人各敬其身我敬其妻子使人各敬其妻子則志氣之所至直充塞乎天地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正義鄭氏康成曰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為法　孔氏穎達曰哀公因上言敬身故此問敬身之事孔子對以敬身之理　馬氏晞孟曰言動者敬身之所宜慎也擬之而後言則無過言議之而後動則無過動過言

而民作辭過動而民作則以貴者賤者之所矜式也上者人之所視傚也言而世為天下法動而世為天下則不命而民敬恭能敬身之效也能敬其身則能立其身能揚其名以顯父母故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

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樂音洛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猶保也不能保身者言人將害之也孔疏人害之故不能保有其身不能安土動移失業也孔疏避其禍害流移失業是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知已過而怨天也　孔氏穎達曰此答哀公成親之問遂廣明成身之理已能成則百姓歸已善名謂之君子之子是已之脩身使其親有君子之名是成親也　朱子曰不能有其身

謂不能持守其身而陷於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樂天謂樂循天理　張子曰愛人然後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擇地而安則所樂者天矣夫達於天則成性而成身矣愛人至於成身亦無先後之分造道大原闕一不可仁義忠恕學一而天理具在　王氏安石曰所遇於地者不擇而安之謂之安土所受於天者不怨而樂之謂之樂天治民至於樂治之至也脩身至於樂修之至也　吳氏澄曰愛

人者天下之人與我同一氣故均愛之有其身謂吾身所受於天者能全所付而有之也能全所付則隨其所處之地而能安故曰安土能安土則此身常在天理中及爾出王及爾游衍無入而不自得故曰樂天夫如是盡性踐形者也全體大用於身無一虧缺故曰成身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物猶事也　孔氏穎達曰成身之

道但萬事得中不有過誤則諸行並善所以成身也

葉氏夢得曰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子思曰不誠無物所謂物者凡吾身所具有者也　應氏鏞曰性分之内萬物皆備即物而觀其理尤實即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内而不過焉猶大學所謂止於仁止於孝也違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循循然而不過耳

辨正朱子曰家語作夫其行已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是天道也以上下文推之當從家語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已止也是天道者言人君法之當如是也　王氏肅曰不閉言能通其久言無極　孔氏頴達曰孔子又答貴天道之事無為而成言春生

夏長不見天之所為而萬物得成已成而明言天之生物成就而功明著人君皆當法之也　劉氏彛曰天道至誠無息所謂唯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君子貴之純亦不已焉然其不已者一動一静互為其根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以不窮其久無私無營而萬物自然各得其成及其既成皆粲然可見也蓋其機緘密運而不已者雖若難名而成功則昭著也無為而成者不見其為之之迹而但見有成也此唯

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之謂也　陳氏澔曰日月相從不已繼明照於四方也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通也無為而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已成而明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日月相從君臣相朝會也不閉其久通其教政不可以倦也

辨正朱子曰不閉其久家語作不閉而能久當從家

語

案不閉者誠於中必形於外所謂徵也能久者存於中者不息則久其徵於外亦悠久無疆也無為而物成者悠久所以成物漸仁摩義久道化成也已成而明成物之功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也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惷如容反志音識

正義鄭氏康成曰志讀為識識知也冥煩者言不能明理此事子之心所知也欲其要言使易行　孔氏

穎達曰此公欲孔子陳所行何事能如天不已　方氏慤曰惷言迷而無覺愚言昧而不靈冥則不辨於事煩則不當於物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蹴子六反辟音避

正義鄭氏康成曰蹴然敬貌物猶事也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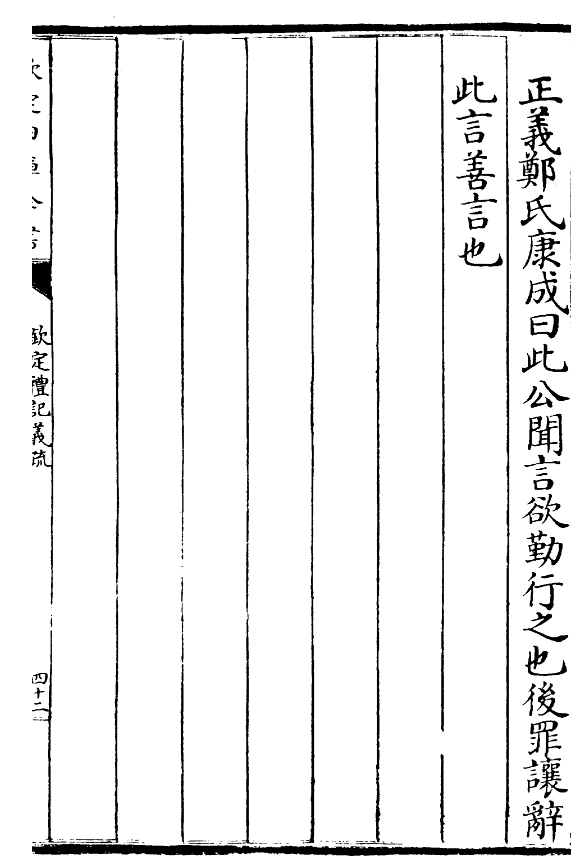
親是所以成身　孔氏穎達曰仁人於事無過失孝子事親亦於事無過也仁人事親以敬如事天相似事天以孝愛如事親相似據其汎愛則稱仁人據其事親則稱孝子　沈氏清臣曰舉天地萬物之理備於我者皆物也是物也各有則焉人皆有是物則不可過也過則非天理也　真氏德秀曰先儒張氏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畧謂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

形而盡人之性即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為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戹我也將以拂亂其心思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為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張氏之論極其精詳當即全書而熟復之

又曰慶雲甘露天之喜也迅雷烈風天之怒也善事天者必於此焉察之父母者子之天也察之可不謹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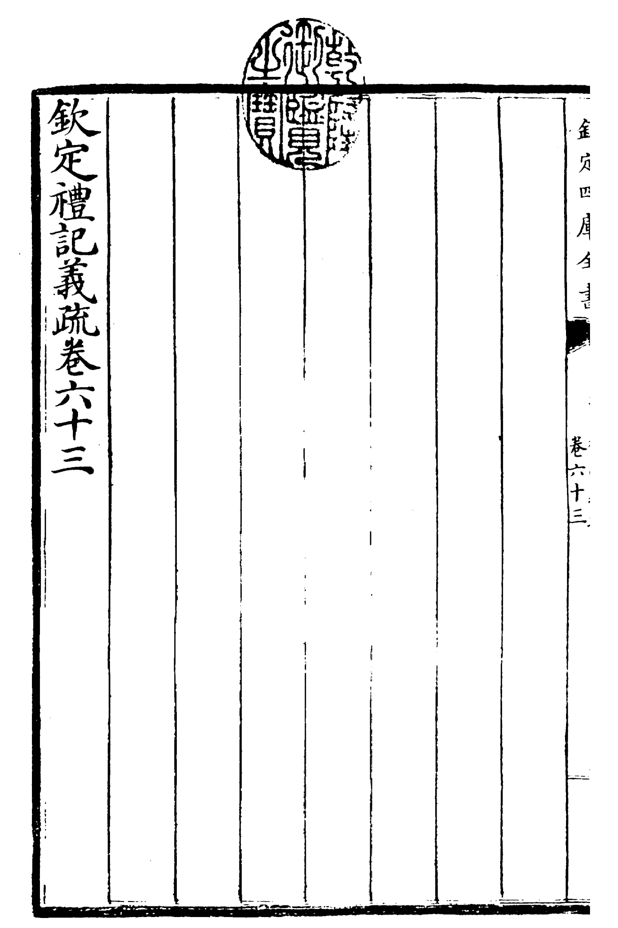
案對天則為仁人對親則為孝子其實事天此物事親亦此物孝子仁人一不過乎物盡之因物賦物是身所由來隨物體物是身所由成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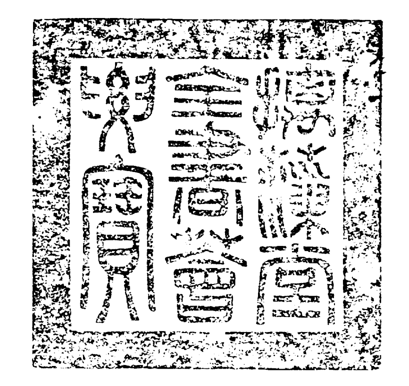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公聞言欲勤行之也後罪讓辭

此言善言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録監生臣胡作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四 六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四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録云名曰仲尼燕居善其不倦燕居言及於禮著其字言事可法也退朝而處曰燕居此於别録屬通論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燕於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游偃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孔疏

廣言諸事遂至於禮

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女音汝後同語魚據反下同徧音遍

正義鄭氏康成曰居坐也使之坐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也　孔氏穎達曰周流謂周旋流轉言我使汝等恒以禮周旋流轉無不徧於天下　方氏慤曰周言其不虧於一方流言其不滯於一曲周流則其用無所不徧　陳氏澔曰周流無不徧者隨遇而施無

不中節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中竹仲反下同給音急又其劫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奪猶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特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辨近於給孔疏子貢問禮辨而不讓夫子因感喻之　案先問不可謂給恐是因子貢能言故以喻也　孔氏穎達曰言不中禮則於事為失野謂鄙野恭謂便辟足恭捷給之

人貌為恭敬似慈愛寛仁而實不慈仁但其貌亂眞慈仁也　方氏慤曰敬言其心恭言其貌心敬而不中禮則文辭寡故謂之野貌恭而不中禮則文辭多故謂之給勇而不中禮則以力而不以德故謂之逆給則論語所謂口給也三人侍坐之序子張為首子貢為次言游為末子張未對而子貢對焉此所以為越序也　馬氏晞孟曰恭不中禮謂之給蓋能足恭未有不能巧言者給奪慈仁言色取仁而行違也

陳氏澔曰野與逆二者猶是直情徑行而然使習於禮則無此患矣唯足恭便佞之人是曲意徇物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貌類於慈仁而本心之德則亡矣故謂之奪慈仁

案恭主容敬主事心主於事則或疎於禮故謂之野勇亦在任事上見勇往直前不顧尊長故謂之逆所謂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也再記子曰語已絕而復言也後放此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孔疏師於事敏疾商於事遲鈍　案朱子論語注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為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不止敏鈍不同而已

衆人之母言子產慈仁多不矜莊又與子張相反子產嘗以其乘輿濟冬涉者而輿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孔疏約孟子文

孔氏頴達曰此明不中禮之人父義母慈父能教而不能愛母則能

愛而不能教　周氏諝曰子張於中道則過而子夏則不及子產之惠猶衆人之母則亦過又不能教則亦不及也　吳氏澄曰卜商不在坐而並言之者以其不及與子張之過相反也子產母道有餘父道不足師商兩人而一過一不及子產一人而有過有不及故並言之

案子產十五字家語别見正論篇而文特詳疑脫簡在此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乎禮惟有禮也　馬氏晞孟曰中出於人之性而所以節性者在乎禮而已故曰夫禮所以制中　吳氏澄曰先云禮乎者設為問辭後云禮者設為答辭也

案人皆受中於天而所禀有過不及惟禮為天理之節文以禮制之而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仰而企斯皆

可以至於中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自此至相示而已明說禮之事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與音餘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領猶治也好善也　孔氏穎達曰子游問禮之為體治去惡事而留全善事者與與語

辭饋奠謂人之初死設此饋食之奠射謂鄉射鄉謂鄉飲酒　馬氏晞孟曰仁者有推恩而及之之意事天地主於敬故於郊社言鬼神事宗廟主於愛故於禘嘗言昭穆饋奠之禮始死者之奠也始死而致死之則不仁此饋奠所以仁死喪也習射尚功則壯者有以勵習鄉尚齒則少者有所讓所以待鄉黨者盡矣食以示其愛饗以示其敬所以待賔客者盡矣

應氏鏞曰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之舉

而是心達焉則幽明之間咸順其序驩欣浹洽皆在吾仁中是仁之周旋暢達也　劉氏彝曰領惡猶言克己也視聽言動非禮則勿所以克去己私之惡而全天理之善也　吳氏澄曰上言以禮制中損其過益其不及蓋因其氣質之偏而除治之所謂領惡也下言仁鬼神至仁賓客蓋因其德性之善而充周之所謂全好也　姚氏舜牧曰領惡而全好則此心一仁也仁則無所往而不為仁矣

存異鄭氏康成曰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郊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也射鄉食饗存生之善者也郊有后稷社有句龍（孔疏明此鬼神是人之鬼神非易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孔氏穎達曰仁謂仁恩相存念也

案此惡字只就過不及說領惡全好緊承中字言之

張子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之非仁也程子曰醫家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舉天地人鬼之交接總一吾仁之周流痿痺之患無有矣鄭

孔訓仁作存其說近鑿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内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長竹丈反後皆同量

音諒下同錯七故反又音措

正義鄭氏康成曰治國指諸掌言易知也郊社嘗禘尊卑之事有治國之象焉辨別也三族父子孫也孔疏三者於已最近昏禮三族之不虞鄭注三族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以期喪廢昏故舉三者言之與此異也　方氏慤曰父子合尊卑兄弟合長幼夫婦合內外為三族　或曰三族即三黨凡言得者得灋於禮也量豆區斗斛也孔疏左傳云四升為豆注云四豆為區四區為釜又律歷志云十升為斗十斗為斛味酸苦之屬四時有所多孔疏周禮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及獻所宜也孔疏周禮獸人春獻狼夏獻麋秋冬獻鹿豕

式謂載也所載有尊卑辨禮之說謂禮樂之官教學者黨類也孔疏辨說詩書禮樂不乖事之義理體尊卑異而合同孔疏若長官與屬官尊卑異而共掌一事陸氏佃曰若宰相不親小事之類也孔氏穎達曰前經明郊社等禮各有所因故此經廣明郊社嘗禘明而用之則有功又廣明諸禮所用有功諸事郊社祭天地嘗禘祭宗廟皆是事之難者能明其理則治國甚易了也族屬也度謂制度高下大小得禮之度數象謂瀍象言斛斗之量三牲之鼎各得其禮之瀍

象故易傳云以制器者尚其象節謂樂曲之節饗謂天神人鬼各得其饗食喪紀謂五服親疏各得其哀情錯置也衆謂萬事也以禮加身而錯之萬事皆得其所宜合結用禮之功　方氏慤曰室有奥阼席有上下居處有禮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閨門有禮也設官分職列爵分土朝廷有禮也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田獵有禮也進退有度左右有局軍旅有禮也戎事閑於無事之時故於田獵言之武功成

於尚功之日故於軍旅言之宫室若魯莊公之丹楹刻桷臧文仲之山節藻梲盖失其度故也量左為升以象陽之所升右為合以象陰之所合仰者為斛以象顯而有所承覆者為斗以象隠而有所庇外圜其形動以天内方其形静以地也鼎口在上以象有所受於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於下大者為鼎弇者為鼒足奇其數參乎天也耳偶其數兩乎地也其器疏以達者象春高以粗者象夏廉以深者象秋閎以奄

者象冬踞固無適而非象止以量鼎為言者量為踞之大鼎為器之重大者重者得其象則小者輕者可知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樂得其節也有六等之數作車之得其式辨五路之用乘車之得其式也鬼神得其饗者若天神皆降地示皆出可得而禮是矣喪紀得其哀者發於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而各得其哀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之類官得其體

者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禮夏官掌邦政之類政事得其施者若施典於邦國施則於都鄙施灋於官府之類自宫室得其度而下皆以本於禮故能各有所得焉以禮加於身錯於前無所不用禮故用皆得其宜也　馬氏晞孟曰郊社所以事天地而義藏其中嘗禘所以事宗廟而禮陳其外因義以設禮因禮以考義神而明之存乎人則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推而通之以至加於身而錯於前凡動無

不宜也　陳氏澔曰明乎郊社之義則事天如事親明乎嘗禘之禮則事親如事天仁人孝子明於此故能推民胞物與之心而天下國家有不難治者矣

案郊社嘗禘舉上最重者而申言之居處以下又舉上所未及而廣言之所謂周流無不徧也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

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治直吏反下其治治國並同相息亮反伥勑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言失者無禮故也策謀也祖始

也洽合也言失禮無以為衆倡始無以合和衆　孔氏穎達曰前經明諸事得禮則有其功此明諸事失禮則有害即事之治言萬物之治皆由禮　方氏慤曰祖言有所繼洽言有所合經曰禮為可繼也易曰嘉會足以合禮　陸氏佃曰耳目無所加不知所以給視聽也　吳氏澄曰無禮則手足皆妄動故曰無所錯耳目皆妄聽妄視故曰無所加策謂講武教戰之謀策制謂全師克敵之灋制

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茍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女音汝縣音元闋苦穴反籥音

欽定四庫全書

藥中竹仲反下同還音旋齊本又作薺在細在私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猶有九焉吾所欲語女餘有九也

但大饗有四大饗謂饗諸侯来朝者四者謂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也事之謂立置於位也縣興金作也孔疏謂金奏第一作也案大射禮賓及庭奏肆夏至主人獻賓賓再拜受爵樂闋是金一作也但大射以臣為賓故及庭始金奏若隣國君来入門即金奏也金再作者獻主君又作也孔疏案大射禮主人獻賓之後主人洗象觚獻於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公卒爵而樂闋大射禮謂臣為主而獻君若兩君相見則賓獻主君故獻主君又作也下謂堂下也夏籥文

舞也方氏慤曰夏籥夏禹之樂大夏也文舞必執羽籥故謂之夏籥序更也堂下吹管舞文武之樂更起也知仁焉知禮樂所存也釆齊雍振羽皆樂章也振羽振鷺及雍金作示情也賓主人各以情相示也孔疏主人示賓以恩情賓示主人以敬情金性内明象人情也示德相示以德也清廟頌文王之德示事相示以事也武象武王之大事也　孔氏穎達曰大饗謂鄰國兩君相見縣興謂鍾磬興而動作謂金奏作也下管象武之上少升歌清廟一句下文既詳故略

之入門而金作覆釋前文古之君子相朝會不必親
自以事相與丁寧而言但以禮樂微相示語而已
方氏慤曰兩君相見其禮大若以饗禮養老與春饗
孤子則小也象即詩所謂象舞武即詩所謂大武也
大夏文舞必執羽籥故謂之夏籥客之出也猶歌以
雍見客之能雍非特於來時而已器之徹也猶歌以
振羽見主之無斁非特於在此之時而已示情欲賓
主以情相接也示德欲賓主以德相讓也示事者欲

賔主以事相成也　吳氏澄曰九者大饗有四幷前之五者為九也仁鬼神以下之五是即諸禮之中總其凡而言大饗之四是就一禮之中分其目而言禮有饗有食有燕饗禮重於食燕諸侯饗諸侯視諸侯饗大夫之禮為大故曰大饗大饗之禮大節有四初迎賔一也次獻賔二也次樂賔三也終送賔四也揖讓入門而縣興此迎賔時也揖讓升堂而樂闋此獻賔時也獻畢工入堂上絃瑟而歌清廟歌畢堂下吹

管而迭興象舞夏籥之二舞此樂賔時也禮畢而賔出則以雍徹之詩振羽之詩歌而送之此大饗之四禮也薦俎謂獻賔之時所陳禮樂謂自初及終所行之禮節所奏之樂章先後皆有次第也百官謂執禮服役之職備具而無缺也

通論方氏慤曰雍振鷺二詩本以禘太祖與助祭而又用之於此者猶之鹿鳴本以燕羣臣而又用之於鄉飲酒也然論語言以雍徹其用與此不同又何也

盖彼所言者天子饗神之事此所言者諸侯饗賓之事故諸侯所用之大者天子止用之於小者此所以不同　陳氏祥道曰晉饗穆叔歌文王之詩穆叔以為文王兩君相見之樂則諸侯相見歌文王而不歌清廟也孔子謂諸侯相見歌清廟者盖二王後諸侯之長禮然也

存疑盧氏植曰大饗有九者揖讓入門一也入門縣興二也揖讓升堂三也升堂樂闋四也下管象武五

也夏籥序興六也陳其薦俎七也序其禮樂八也備其百官九也　鄭氏康成曰象武武舞也　王氏肅曰揖讓入門至升堂一也升堂樂闋二也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三也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四也行中規五還中矩六和鸞中采齊七客出以雍八徹以振羽九　孔氏穎達曰鄭以獻賓樂作一獻主君樂作二升歌三下管四其餘五事王與鄭同皇侃以夏籥合下管為一事鄭不數夏籥皇義非也案周頌

維清奏象武也　又曰初時管中吹象武之曲已後與夏籥文舞更遞而作故云舞文武之樂更起也

陸氏佃曰九者一清廟二象三雍四振羽五肆夏六采齊七武八夏九籥熊氏云勺籥也籥是舞勺

案前以仁言禮已渾舉其全此言禮猶有九將析言其義之所該不舉郊社禘嘗者前已言明乎其義治國如指掌所謂盡其誠信與其忠敬順以備者其義尤多可意會也大饗有四舉饗以例其餘言饗以仁

賓客則觀之固可知仁而析言其義則示情示德示
事又有其三鄭注吾所欲語女餘有九但大饗有四
又言大饗四節金再作升歌清廟下管象是明以金
作示情升歌示德下管示事言矣初不云大饗分九
節也孔氏不達其意述盧說王說見盧全異王似可
附合遂言前四事鄭與王異後五事鄭與王同直誣
鄭矣夫中規中矩君子行步之常可分之以當大饗
之五節六節乎鄭注初無是說也陸因鄭而加悞分

夏與籥為二又增入肆夏以足之本經明云大饗有四何嘗言大饗有九更何嘗言大饗之禮用樂有九耶釋經而忘經益之繆矣　又案文王世子言下管象舞大武此言下管象武文稍略耳非以象武為一且謂大武不舞亦以管吹之也且象文舞武武舞不可混稱武舞也玉藻言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旋中規折還中矩在車聞鸞和之聲此言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互文見意耳至於揖讓升堂是兩君之

升升歌清廟是樂工之升初非謂兩君升堂時歌清廟行指賓出而奏肆夏送之客出既登車而和鸞中釆齊也諸儒附會愈謬

總論應氏鏞曰此篇言仁者凡三語子貢曰給奪慈仁以其辯給而或傷於仁也告言游曰郊社之禮所以為仁以其習於威儀而未深體夫仁也告子張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以其堂堂而難與並為仁也各因其病而藥之使於禮而知其仁則其悟入益深而

不專以虛文為禮矣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繆音謬

正義鄭氏康成曰繆誤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實禮行也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孔疏明上從天

子下至俊選皆須禮樂而成

證君子無禮不動無節不作　孔氏頴達曰禮者使

萬事合於道理樂者使萬事得其節制詩能通達情

意則行禮審正若不能習詩則情意隔絶於禮錯繆

樂有音聲綴兆文飾於禮若不能習樂則於禮樸素

内心厚於德則外充實若内德淺薄則外禮空虚此

經雖禮樂並陳德是百行之本樂是禮中之别故明

禮須詩樂及德乃為善也　陳氏祥道曰禮繁則亂

非所以為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為節也君子循禮

而動無動而非中也應節而作無作而非和也一動一作而禮樂存焉豈小人所能與哉　應氏鏞曰禮非樂以發越則如采色之素而無飾樂非禮為之質幹則如支體之偏而不全　陳氏澔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猶正牆面而立不能詩者能不繆於禮乎禮之用和為貴不能樂則無從容委曲之度是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薄於德者必不能充於禮也

通論陸氏佃曰詩與禮不同禮嚴而詩寛若禮好色則禁怨讟則禁詩不禁好色而禁人之淫不禁怨讟而禁人之亂司馬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古之人皆知諸侯之禮樂　孔氏頴達曰以前經大饗是諸侯禮樂之事故知此是申說前經

案此節是另起泛說不粘諸侯　又案禮歸於一仁

則禮固吾心自具之理而升歌下管雍徹用詩樂行之是詩樂亦即理之節而非有二也故君子行禮必以吾心自具之理為之本無理不動也亦必有詩樂以和其節而作焉無節不作也不然不能詩則少溫柔敦厚之情而於禮亦拘固而成繆不能樂則少和順從容之意而於禮亦朴直而不文皆無節者也若夫薄於德則自絶其仁而本心之理亡矣又何以為禮哉故曰於禮虛也

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正義鄭氏康成曰文為文章所為　孔氏穎達曰言能行禮全在乎人　馬氏晞孟曰制度者文為之體文為者制度之用簠簋俎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為也制度文為皆禮之濡也徒濡不能自行故行之在人　周氏諝曰文言也為行也　輔氏廣曰行禮雖在人而所謂人者必興於詩成於樂厚於德然後可不然非所謂其人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與音餘

正義鄭氏康成曰見其不達於禮　孔氏穎達曰子貢惟聞夔善樂不聞夔善禮故問夔窮於禮與

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正義鄭氏康成曰素與偏俱不備耳　孔氏穎達曰素謂樸素偏謂不備具皆不得為窮夔禮樂兼有但

特通達於樂不甚通達於禮是以賢名流傳後世若全不解禮何以傳於此名更重美夔為古人與今人別也虞書舜命伯夷典朕三禮伯夷讓夔是夔知禮也　陸氏佃曰古之人不朽者也言夔特以樂傳耳

陳氏祥道曰觀夔教胄子以直寬剛簡之德達之以溫柔戒之以無虐無傲則以禮樂教中和亦不過如此子貢以為窮惡可哉

案子貢因子言不能樂於禮素思能樂而不能禮則

亦非全人故以夔為問但窮與達正相反達者通之至窮者塞之至夔於禮未達容有之而疑其窮則不可况夔為古之人并未必不達於禮不可輕議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女音汝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禮樂足以為政也錯猶施行也

吴氏澄曰錯置也舉而錯之謂如手舉一物而置之一處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奥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奥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

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復扶又反大音泰長竹丈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衆之所治所以治也衆之所亂所以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灋度猶有奥阼賓主之處也孔疏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奥奥之外有賓位東階謂之阼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　孔氏穎達曰力謂勉力目巧言但用目準視巧思也古之義者自古以

來禮樂之意也由此塗出者由此禮樂之塗而出也

方氏慤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故不必鋪几筵之類然後為禮不必行綴兆之類然後為樂也言而履之所謂踐言是也行而樂之所謂安行是也力此二者謂力行此禮樂而施於有政也萬物者萬事也服體者各服其體而不相侵也諸侯朝萬物服體百官莫不承事則太平之效也

夫禮者衆之紀紀散而衆亂則衆之治亂係乎禮之

興廢而已隅有奧則尊者所處而别於卑階有阼則主人所歷而别於賔所謂室有奧阼也席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為上所謂席有上下也乘車之灋君在左勇士在右所謂車有左右也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所謂行有隨也天子南鄉而立自公侯而下各有位焉所謂立有序也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是者豈徒從事於文為哉亦各有義存焉爾故曰古之義也踰越皆過也　陳氏澔曰衆之治亂由

禮之興廢此所以為政先禮也目巧謂不用規矩繩墨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言雖苟簡為之亦必有奥阼之處此以下皆古聖人制禮之義也又言禮之為用無所不在失之則隨事致亂貴賤以爵言長幼以齒言遠近以親疏言男女以同異言外内以位序言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服體體服也謂萬物之符長皆来為瑞應也孔疏服謂𠲐服體謂形體言飛走動植之物皆来為瑞應也

案服體者言物之有理猶人之有體萬事皆從其理如視聽之聰明手足之恭重便是服體鄭孔符應之說非也

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矇音蒙

正義鄭氏康成曰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　孔氏穎達曰經中自目巧以上論禮樂之事質文沿革隨事變改自目巧以下論尊卑上下萬代恒行　吳氏澄曰言三子既聞此十二條之言昭然有見如人徹

去其蔽日之物然也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正義孔氏穎達曰案鄭目錄云名孔子閒居者善其無倦而不褻一作衰猶使一弟子侍為之說詩著其氏言可灋也退燕避人曰閒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陳氏祥道曰子夏始問為民父母之道繼問三王參於天地之德有為民父母之道而後可以行三王之德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故其序如此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閒音閑凱與愷同丘在反弟又作悌徒禮反夫音扶

正義鄭氏康成曰凱弟樂易也原猶本也横充也敗謂禍烖也　王氏肅曰五至五者相因自然而至

孔氏穎達曰詩大雅泂酌之篇美成王之德凱樂也弟易也謂成王行樂易之德為民之父母也聖人行五至三無通幽達微無所不悉覩其萌兆覩微知著豫知禍害使民免罹於禍故為民之父母然四方之福亦必先知之此主為民除害故舉敗言之　呂氏大臨曰禮樂之原在於一心　葉氏夢得曰凱則強敎而使民尊之父道也弟則悅安而使民親之母道也　方氏慤曰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内

以達外故曰行横於天下者以是道廣被於天下也
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言其道又足以幾於神也敗者
成之對不言成而止言敗者蓋君子思患而豫防之
則敗尤在乎先知也　輔氏廣曰仁者禮樂之本原
也此非至仁而以天下萬物為一體者不能惟仁故
可以作民父母　應氏鏞曰父母之心惻怛懇至而
赤子痒疴疾痛無纖髪不切於肌膚四方萬里微有
禍敗必先知之蓋憂其民者切慮其事者周故不善

之幾微萌芽稍觸於吾身則吾已先知而知焉如此始無愧於父母之名矣

案自其極盛而無以復加謂之至君子則推而致之以廣其充周之用自其至微而不泥於迹謂之無君子則施而行之以運其微密之神橫於天下正以滿其達之量也其稍有不序不和處便是敗五至終以哀三無終以喪正其切於憂民處非五至三無之外別有一種憂民之心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上二樂並如字塞音色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

之云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心也塞滿也　孔氏穎達曰君子之恩意既至於民故詩之歡樂亦至極於民既能歡樂至極於民則以禮接下故禮亦至極於民既禮能至極於民必為民之所樂故樂亦至極於民既與民同其歡樂若民有禍哀則能憂恤極於下故哀亦至焉凡此五者皆與民共之君民同有感之在於胸心外無形聲故目不得見耳不得聞是人君志氣塞滿天地由行五至之道　又曰己欲恩

愛民亦欲恩愛已有好惡民亦有好惡已欲禮樂民亦欲禮樂已欲哀恤民亦欲哀恤是推已所欲與民共之也　徐氏師曾曰五至之道分而言之則各造其盛而不同序而推之則互為其根而不亂　姚氏舜牧曰五至雖有次第而總由一志字來此志一至四者自無不至故云志氣塞乎天地子民之心誠切懇到心口之間自然欲隱秘而不得便是詩至有是心口之圖自然有許多經綸料理出來便是禮至有

是經綸料理自然欣喜從事而不為疲便是樂至樂此而不為疲則視民如傷唯恐或阽於危亡也將慼然而不自寧便是哀至哀本於樂樂轉為哀朝夕往來於中無少止息便是哀樂相生所以視不可得見聽不可得聞而此志此氣充塞於天地間

案樂人之立者必憂人之不能立樂人之達者必憂人之不能達方幸其生聚而欣然又憂天下之未能徧後日之未能保而慼然哀樂相生周流不息此其

志氣之所充塞直與天地爲量矣哀即喪也不見不聞即下無體無聲無服也言五至而三無已在其中下因再問而申言之耳　又案五至至字鄭訓至於民王訓相因自然而至陳氏澔訓極盛而無以加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

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其讀基宥音又逮讀棣選宣面反匍音扶又音蒲匐音服又蒲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意未察求其類於詩詩長人情

呂氏大臨曰子夏雖聞此言而未深通以詩之道長於人情故問何詩近之欲通其倫類也　其詩讀為基聲之誤也逮逮安和貌言君之威儀安和逮逮然呂氏大臨曰逮詩作棣　言其威儀富而閑習如棣之花萼光輝相逮　陳氏澔曰棣棣盛也

則民傚之此非有升降揖讓之禮也孔疏詩邶風柏舟篇仁人有威

可畏有儀可象民自效灋之　救之賙恤之言君於民有喪有以賙恤之則民倣之此非有衰絰之服孔疏詩邶風谷風篇　朱子曰宥宏深也密靜謐也基積累於下以承藉乎上者也言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宏深而靜謐匍匐手足竝行急遽之狀陳氏澔曰手行為匍伏地為匐　呂氏大臨曰無聲者樂之道無體者禮之本無服者喪之理三者行之在心外無形狀可知也　方氏慤曰宥則寛以致和密則深而能靜寛而致和所以為樂也然深而能靜

則為無聲焉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所以為禮也然不可選則為無體焉匍匐救之所以為喪也然凡民而已則為無服焉　輔氏廣曰夙夜基命宥密則無時而不和威儀逮逮不可選則無動而不節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則哀不必見於服也　吳氏澄曰三無不言志不言詩蓋志行乎三者之中能是三者則民之情無不達矣所謂禮樂之原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為政

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鐘鼓之聲也孔疏詩周頌昊天有成命篇基始命信宥寬也言文王始信順天命行寬弘仁靜之化鄭意謀為政教民得寬和安靜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盡於此乎意以為說未盡也服猶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此之義其說有五也　孔氏穎達曰子夏疑其未盡故問之孔子告以何為其盡君子習之猶有五種起發也　方氏慤曰大言光

輝於外美言充實於内盛言無以有加盡言無有餘
蘊起言有加而無已　陸氏佃曰猶有五起孔子之
言所以進商也　董氏仲舒曰勉強行道則德日起
而大有功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
儀遲遲無服之喪内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
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
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

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施並音異以豉反畜音旭許六反聞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孔甚也孔疏釋言文施易也從順也畜孝也孔疏祭統云孝者畜也使萬邦之民競為孝也就成也將大也使民之傚禮日有所成至月則大矣起猶行也

孔氏穎達曰此以下五節從輕以漸至於重是從微至著也初時威儀遲遲但舒遲而已二則翼翼而

恭敬三則上下和同無不從也四則日就月將漸興進也五則施及四海所及逺也初則内恕孔悲謂親族之内悲哀其處近也二則施及四國所被逺也三則以畜萬邦皆為孝也四則純徳孔明益甚也五則施于孫子垂後世也　吕氏大臨曰無聲之樂在於氣志無體之禮在於威儀氣志與物不違則固樂矣於理既得則尤樂矣於道既合則愈樂矣然則雖曰無聲曰聞四方矣是故天下樂之氣志既起也威儀

和而緩則無急迫之態敬而肅則無怠慢之容上下和同則無乖異之變然則雖曰無體而小者日就大者月將矣是故一人行之施及四海也若夫無服之喪本由內恕孔悲則眂人之喪猶已之喪也既推是心施及四國必由是道以畜萬邦厥令純德孔明其後施于孫子此仁之至也氣志既充威儀既備而篤於仁然後三無五起之義可得而盡矣　方氏慤曰氣志不違內無所戾也故繼之以氣志既得得之於

身則人從之故繼之以氣志既從内恕孔悲以仁存心也仁者愛人故繼之以施及四國　馬氏睎孟曰氣志不違氣與志交養於中未至於既得得者得中也從從心之所念而無所拂也内恕孔悲哀在於心而未形於外故繼之以施四國畜萬邦　陸氏佃曰不違德在我而已既從則有在彼者也　輔氏廣曰不違持其志無暴其氣既得則志帥氣而氣充乎體既從則養而無害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不違者民不違君之氣志也　孔
氏頴達曰初言民不違君之氣志二云氣志既得言
君之氣志得於下三云既從民所從也四云日聞四
方及於遠也五云既起是興起也
案無聲之樂先儒之説頗異夙夜基命宥密鄭謂夙
夜謀為政敎是以政敎為君之命故氣志不違即以
民不違君言之既得為君得於民既從為民從乎君
也呂氏大臨謂不違者我與物不違方氏慤謂内無

所戾陸氏佃謂德在於我輔氏廣則直以持其志無暴其氣工夫言之似已但樂由中出則無聲之樂斷未有舍其本而泛言君民者故始即以基命言之盖必保合天命之太和而後氣志之間無所乖逆内無乖逆而後事物各得其理而後我之所順人亦順之而後日聞四方和氣洋溢至於天地萬物感而太和不過吾氣志之既起樂之成原如是其静謐也若夫禮則自外作故始即以威儀言之遲遲和為貴也翼

翼禮節之也然制乎外者正所以養其中與樂不同為斯須不可去乎故中言日就月將乃終以施及四海禮之成遂如是其廣大也喪則一仁之周流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惟以已度人而見其孔悲耳由此而四國而萬邦仁益廣也至是而内恕者不待勉強也德純則自如是已且施于孫子仁愈遠也子夏長於詩故以詩為問而孔子遂歴以詩語之咏歎淫泆意味深長使人感發興起有不能自已者此之謂五

起也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參音驂勞鄭讀去聲今如字覆敷救反齊鄭上讀躋下讀齋今上如字下讀躋子兮反假讀格祇諸夷反　案今本謂參下無於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王禹湯文武也參天地者其德與天地為三也帝天帝也昭明也假至也祇敬也孔疏釋文詁九圍九州之界也是湯之德者是湯奉於無私之德也　孔氏穎達曰詩商頌長發之篇美成湯之辭　方氏慤曰天立乎上地立乎下人立乎中所謂參也立德以居體固已能參之矣至於興事以致用又有在乎奉之焉天地者陰陽之體日月者陰陽之用方其參之以居體則止以天地為言及其奉之以

致用故兼之以日月也天之運轉地之生育日月之升降變化不停可謂勞矣為天下者得不奉此三者以勞之乎雖然勞之而茍有私人得無怨乎故其所奉者主於無私也　朱子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徳天命未嘗去之以至于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使之為灋於九州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勞勞來案孟子勞之來之　詩讀湯齊為湯

躋躋升也降下也齊莊也式用也此詩云殷之先君為政不違天命至于湯升為君又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至于民遲遲然安和天是用敬之命之用事於九州謂使王也　孔氏穎達曰湯降下賢士能速疾不遲假暇也湯以昭明寛暇天下之士心遲遲然舒緩也　嚴氏粲曰湯之謙抑所以自降下者甚敏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其昭格於天遲遲甚緩言湯無心于

得天付之悠悠也

案詩義則朱子與諸說盡矣但此引以証奉三無私則所謂帝命不違者天之無私也湯與天齊湯之奉天無私也蓋人有私則有違天無私故命於物者皆不違易所云物與无妄也人一有私即與天地不相似惟湯之無私與天齊一古人引詩多斷章取義似如此說乃切合言不遲又言遲遲者不遲克己之勇所以致其決遲遲達天之養所以俟其化

總論孔氏潁達曰自此至大王之德節論三無私之事並明湯及文武三代大王之德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霆音廷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非有所私也無非教者皆人君所當奉行以為政教也　孔氏潁達曰此論天地無私聖人則之以為教

天春生夏長秋殺冬藏以風以雨以霜以露化養於

物聖人則之事事儆瀌以為敎故云無非敎也神氣謂神妙之氣霆雷也地以神氣風雷之等流布其形衆物感此神氣風霆之形露見而生人君瀌此地之生物事事奉之以為敎故云無非敎也春秋云天有六氣此經云天有風雨不偏屬於地但氣從地出又風著於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雷偏繫於地　呂氏大臨曰風霆猶風雨皆神氣也降於天載於地以成化育者也猶於地言之則以流形而可見也　方氏

慤曰四時以風雨霜露為之用庶物以神氣風霆為之體神氣者天氣也及其下降而得地載之故曰地載神氣神氣散而為風薄而為霆故曰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形成而後物生可見故曰庶物露生雨露莫不物資以生然止以風霆言之者以風霆無方而莫測尤為氣之神故也　陳氏澔曰上文明王道之無私此言天地之無私也　徐氏師曾曰天以氣運於上故氣一伸而物無不生氣一屈而物無不成天道

至公之教由四時見之地載神氣其始也承天而生其終也代天而成地道至公之教由載神氣見之

案上文無私覆載以形體言此節以化工言此天地無私之德所謂大信不約大時不齊無心而成化者也聖人奉之形賞一春夏秋冬也鼓舞振作一神氣也政教恩澤一風霆雨露流形發生之機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

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耆市志反翰胡旦反徐音寒

正義鄭氏康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峻高大也翰幹也言周道將興五嶽為之生賢輔佐甫及申為周之幹臣天下之蕃衛宣德於四方以成其王功此文武之德也是文王武王奉天地無私之德此宣王詩也文武之時其德如此而詩無以言之取類以明之　孔氏穎達曰此明周文武之德清謂清靜明

謂顯著言聖人清靜光明之德在於其身氣志變化微妙如神謂文武也詩嵩高篇美宣王之詩　張子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此言聖人也者欲猶言祥福也雨之將作山川須出雲蓋一氣耳　呂氏大臨曰清而明者天之德也以天德在躬故氣志如神　陳氏澔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即至誠前知之謂也耆欲所願欲之事也有開必先言先有以開發其兆朕者如將興必有禎祥也　徐氏師曾曰此言文武無

私之德本源澄澈物不能淆清也本體光明物不能蔽明也此無私之體也清明之德在身則氣之所適志之所向自能前知所謂至誠如神也此無私之用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者欲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知之輔佐若天將降時雨山川為之先出雲矣仲山甫及申伯為周之幹臣　朱子曰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

其兆必先此語却是竊疑有物訛為者欲其兆訛為

有開

辨正孔氏穎達曰甫甫侯謂呂侯也鄭注禮時未見

毛詩傳後箋詩乃得之故與禮注别也　邵氏囦曰

者欲二字古人以明可願之事不獨孔子閒居言之

也衛孔悝鼎銘亦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

案天地無私故清明在天地聖人無私故清明在聖

人由是志氣之動亦如風霆之神立之斯立道之斯

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者欲甫祈至是而聖人開之物先應之如天將降時雨而山川先出雲者然引詩只以証天人相應之理並不重將王天下而生賢才意而説者且謂宣王時生申伯亦文武積德所感不太迂乎

總論應氏鏞曰是篇論禮樂之原至深至遠而實以志氣為之主始言塞乎天地末言氣志如神則充養之妙而無間也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

地之間者也其中論五起而反覆以志氣為言盖持養用功者不一而足也孟子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弛式氏反大音泰正義鄭氏康成曰令善也言以名德善聞天乃命之王也不已不倦止也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　孔氏穎達曰此總結三代以

其無私故令聞不已三代之所以王天下者必祖父

未王之前先有令聞也江漢之篇美宣王之詩明明

天子謂宣王此記則謂三代之王也言父祖及身令

聞不休故云三代之德詩亦江漢篇弛本文作矢陳

也此云弛施也言大王弛其文德和此四方之國居

豳而狄人侵之不忍鬬其民乃徙居岐山之陽而王

業起焉故云大王之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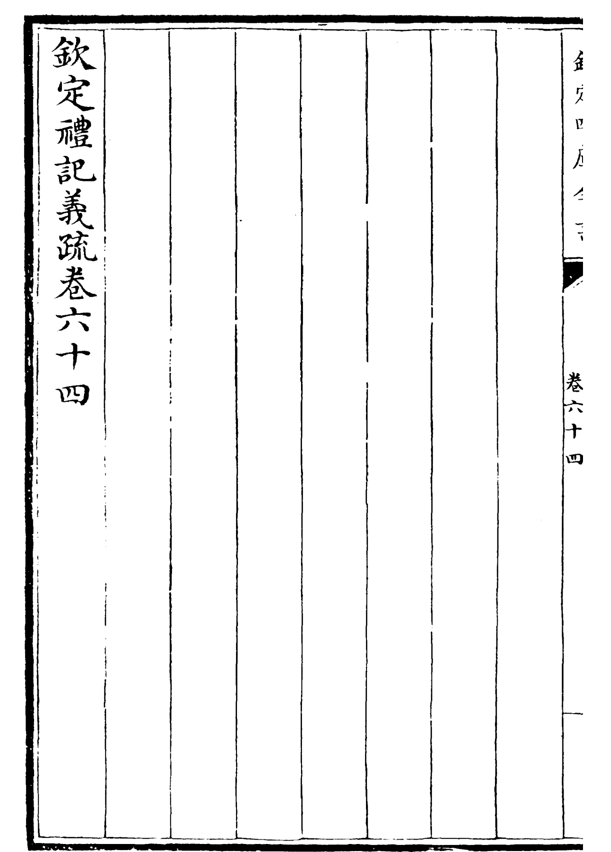
通論孔氏穎達曰唯云湯與文武不稱夏者以夏承

禹後為天下治水過門不入無私事惟殷周以戰爭而取天下恐其有私故特舉之也

案明明正所謂清明在躬也又獨舉大王者以大王之不隕厥問尤可見文武之王必先其令聞處且以明三代之王以文德不以武功恐人疑湯武之得天下以征誅非無私也弛文德協四國則勞天下之証可見禮樂之原一無私之德也

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蹶居衛反又音厥）

正義鄭氏康成曰承奉承不失隊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　姚氏舜牧曰負牆而立者聞此教而謙退以承之也與循牆而懼意同



欽定禮記義疏卷六十四